



石經考

全

五拾
三

□ 12

3034



口 12
3034

顧炎武輯石經考 總序
困學紀聞石經有七漢熹平則蔡邕魏正始則邯鄲淳晉裴頠唐開成中唐玄度後蜀
孫逢吉等本朝嘉祐中楊南仲等中興高廟御書
漢石經 後漢書靈帝紀熹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蔡邕傳刻石立於太學門外儒林傳
熹平四年更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
焉注古文謂孔子壁中書漢書藝文志始於南河內郡及更平視之楊龍驤雒陽元載未起石其石經文者以碑高
文許廣四尺餘蔡邕傳建寧中校書東觀漢記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
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賜等
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
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而填塞街陌
晉石經晉書裴頠傳轉國子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經通典裴頠為祭酒奏立太學于起
講堂築門刻石以置五經

口 12
3034

新定圖書
九月初三日
羊月

挂川馬太田
氏退思館
圖書記

石經考



石經考

萬斯同季登撰

蔣光弼少逸校刊

常熟 錢朝錦秋槎叅校

漢 後漢書靈帝本紀

熹平四年春三月詔五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

門外

蔡邕傳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靈帝時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

行經考

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
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
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
正定六經文字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
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觀視及
摩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資治通鑑同

儒林傳序

自本初後質帝年號游學增廣太學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
疎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益衰黨人既誅其高名善
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

蘭臺漆書經字以合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

定五經刻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

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註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秦

所獻主于徒隸從簡易也始皇使程邈所作隸亦程邈

張馴傳

張馴字子儁定陶人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奏

定六經文字擢侍中終大司農

宦官呂強傳

宦者濟陰丁肅下邳徐衍南陽郭耽汝陽李巡北海趙
祐稱為清忠皆在里巷不爭威權巡以諸博士試甲乙

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于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

洛陽記

陸機

太學在洛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

按東漢時五經立學官者易則施孟梁丘京四家書則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詩則齊魯韓三家三禮

但用儀禮有大小戴二家春秋但用公羊有嚴顏

二家他若古文尚書毛氏詩左氏春秋小戴氏禮

記後世頒之學官者皆不立學官此石碑所刻書

用伏生今文

孔穎達正義蔡邕所刻石經尚書止今文三十四篇

春秋用公

羊傳宜也禮記不立學官何以得與諸經並刻及

考洪氏石經殘碑有儀禮而無禮記乃知洛陽記

之誤且記不言詩經而洪氏書及隋經籍志有魯

詩六卷則是此記所遺而石碑之殘毀當不止二

十有九矣且五經之外更有論語又用古文篆隸

三體度非四十六碑所能盡考陽銜之洛陽伽藍

記言諸碑表裏皆書始得其實然當陸機時曹魏石經久已立漢碑西此記何以不及足知陸氏之疎漏而伽藍記之言不可不參觀也

魏

晉書衛恒傳

衛恒字巨山安邑人太保瓚子仕至黃門郎嘗作四體書勢言魏正始中立三字石經

三國魏志不言立石經事故採晉書補之

後魏書江式傳

江式字法安代人累官符節令宣武延昌三年上疏請正定文字言魏初邯鄲淳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

精究閑理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于漢碑西其

文蔚煥三體復宣

胡三省通鑑注曰魏碑以正始年中立漢書言元嘉元年度尚命邯鄲淳

作曹娥碑時淳已弱冠自元嘉至正始九十餘年謂淳所書非也

按晉書裴頠傳惠帝時頠為侍中時天下暫寧奏修國學刻石寫經是晉亦有石經矣然後人從無言及者豈有其議而未竣厥事耶觀漢世石經始於熹平四年乙卯告成于光和六年癸亥實歷九年之久則當裴公時昏主尸位海內大亂其事之未成可知矣

水經注

酈道元

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于太學講堂前
 悉在東側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棠谿典光
 祿大夫碑議郎張訓漢書光祿大夫馬韓說太史令單
 颺等奏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于碣使
 工鐫刻立于太學門外于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碑始
 立觀視及筆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今碑上悉
 銘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魏初
 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樹之于堂西石
 長八尺廣四尺列石千其下碑石四十八枚廣二十丈
 魏文帝又刊典論六碑附於其次陸機言太學贊別一

碑在講堂西下列石龜碑載蔡邕韓說棠谿典等名太
 學弟子贊復一碑在外門中今二碑並無碑悉數不
 按太始乃魏廢帝年號廢帝乃文帝之孫此言文
 帝又刻典論六碑甚謬若言又刻文帝典論六碑
 則當矣

洛陽伽藍記

開陽門御道東有漢國子學堂堂前有二種字石經二
 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
 字漢右中郎將蔡邕遺跡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
 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

四部又讀書碑一並在講堂魏文帝作典論六碑至太和十七年猶有四存高祖題爲勸學里武定四年大將軍遷石經于鄴

按洛陽記漢石經止存十七碑餘二十九碑盡毀此在晉世已然何以至魏末尙存二十五碑然此乃陽公所目睹語必不誣愚意二十五當是十五之訛蓋比晉時又損二碑矣其言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亦不可解上言二十五碑已非安得又有十八碑愚意餘字當衍謂尙有十八碑悉殘毀不全爾下言四十八碑則是曹魏所刻與水經注所

言正合無可疑也

後魏書崔光傳

崔光字長仁清河人仕至太保明帝神龜元年疏言石經之作始自炎劉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浸聞往者刺史臨州多構圖寺官私顯隱漸加剝落由是經石彌減文字增缺今求遺國子博士一人堪任幹事者尚主周視禁驅田牧制其踐穢料閱碑牒所失次第量爲補綴詔曰此乃學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燧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者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治之後靈太后廢

遂寢

後魏書孝靜帝本紀

武定四年八月移洛陽漢魏石經于鄴資治通鑑同

北齊書文宣帝本紀

天保元年八月詔郡國修立黌序廣延髦俊敦述儒風其國子學生亦依舊銓補服膺師說研習禮經往者文襄皇帝所建蔡邕石經五十二枚卽宜移置學館依次修立

按漢石經原只四十六碑北齊何以有五十二碑蓋并魏石經數之爾然魏碑四十八蓋以漢碑十

有五當得六十三枚而止于五十二者由河陽岸崩淪没于水故也載考隋經籍志言齊神武遷經于鄴此歸之文襄者神武以武定五年正月殂而遷經在四年八月其命本出於神武是時大舉攻玉璧諸務未遑至文襄始行其事故高洋歸之其兄而通鑑亦因之也

周書宣帝本紀

大象元年二月詔徙鄴城石經于洛陽資治通鑑同

隋書劉焯傳

劉焯字士元信都人仕至太學博士開皇六年運洛陽

石經至京師奉勅與劉炫等考定

隋書經籍志

後漢鐫刻七經著于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于鄴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大半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于祕書內省議欲補綴立於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為柱礎貞觀初祕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并秦帝刻石附于此篇以備小學一字石經周易一卷梁有一字石經

尚書六卷

梁有今字石經鄭氏尚書八卷亡

一字石經魯詩六卷

梁有毛詩

三卷

一字石經儀禮九卷

一字石經春秋一卷

梁有一卷

一字石經公羊傳九卷

一字石經論語一卷

梁有一卷

字石經典論一卷

梁有十三卷

石經尚書五卷

梁有十三卷

按漢靈帝光和六年癸亥至魏廢帝正始元年庚申止五十八年石經應未毀魏人何故復刻豈董卓焚洛陽宮殿太學亦被焚并石經延及耶不然漢石經出中郎之手後人必無能及者使其一無所損魏人必不重立則其殘闕可知然五六十年

後漢鐫刻七經著于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于鄴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大半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于祕書內省議欲補綴立於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為柱礎貞觀初祕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并秦帝刻石附于此篇以備小學

事遂廢廢營建之司因用為
柱礎自觀初秘書監臣魏徵
始收聚之什不存一其相承傳
之本猶在祕府劉焯傳述
雋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
莫能知者奉敕與劉焯等
考定

之間何以遂致殘闕則必遭董賊之禍無疑也觀
陸機洛陽記石經凡四十六碑毀者至二十有九
此未經遷鄴之前已知此非遷鄴而沒于水也考
獻帝西遷之後至陸機作記之前洛陽無大兵革
其遭董賊之禍益可知獨恨陳壽魏志無一語言
及而衛恒江式亦語焉不詳後人無由知其故爾
乃衛江酈三人明言魏立三字石經而隋書經籍
志及黃伯思董道諸家則言魏立一字石經何相
背之甚也然一字石經唐時尚存七經三十四卷
則作志者必不妄言不知何以三字之外復有一

字經黃伯思謂是鴻都一字石經夫漢石立于太
學不在鴻都若鴻都別立石經是有二石經矣漢
書何以不言愚案石經必三體分書當高歡遷鄴
時其二必沉于水其體幸存者乃魏之所立故作
情志者遂據此為言爾

重刻石經遺文跋

胡宗愈

石經云者以俗儒穿鑿經籍疑悞後學而立也漢靈帝
時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至有行賂改蘭臺漆書經
字者諸儒受詔於熹平成刻於光和俾天下咸取則焉
碑高一丈廣四尺水經注云立石太學其上悉刻蔡邕

名隋志有今字石經七種其論云漢鑄七經皆蔡邕書史亦稱邕自書冊使工鑄刻其書畫超詣要非蔡中郎不能到也然遺經今存者體各不同雖中郎兼備衆體而篇章之富未有能辦於一人之手傳稱邕與棠谿典楊賜馬日磾張訓韓說單颺等正定諸經意者當時諸儒同涉筆于其間未可知也然歷年多更變故久陵遷谷變煨燼剝蝕之餘甚有取爲柱礎爲砲石者唐初魏鄭公嘗訪求之十得其一況於今哉茲來少城得墜刻於一二故家雖間斷不齊然殘圭石璧亦可寶也因以鏡之錦官西樓庶幾補古之闕文云爾

又

宇文紹奕

內翰胡公以道德文章華我國家其經濟事業似唐李文饒而風節過之方論上前慷慨激烈動悟淵聽在玉堂鎖闥益據所學碑贊聖德証正國是被寵隆異冠絕在廷公每以天下自任惟六經精微寓諸日用至於屋壁所藏殘編新刻收拾無遺常歎石經隸畫最古苟搜博訪合諸家所藏得蔡中郎石經四千二百七十字有奇以楷書釋之又得古文篆隸三體石經遺字八百一十九並鏡諸石永貽不朽按范史稱蔡邕自書冊使工鑄刻酈道元注水經亦云光和六年立石於太學其上

石經考
十一
悉刻蔡邕名則大字石經出於一筆似無可疑若夫三體石經以儒林傳考之則其書已出於東漢時水經乃云刻之魏正始中意者魏刻殆以補漢刻之遺亡耳

漢石經遺字

趙明誠金石錄

右漢石經遺字者藏洛陽及長安人家蓋靈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則蔡邕小字八分書也其後屢經遷徙故散落不存今所有者才數千字皆土壤埋沒之餘磨滅而僅在者爾按後漢書儒林傳叙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又按靈帝紀言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

外蔡邕傳乃云奏正定六經文字既已不同而章懷太子注引洛陽記所載有尙書周易公羊傳論語禮記今余所藏遺字有尙書公羊傳論語又有詩儀禮然則當時所立又不止六經矣洛陽記又云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等名今論語公羊後亦有棠谿典馬日磾等姓名尙在據邕傳稱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奏求正定自書于碑于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今茲石本既已磨滅而歲久轉寫日就訛舛以世所傳經書本校此遺字其不同者已數百言又篇第亦時有少異使完本具存則其異同

可勝數邪然則豈不可惜也哉而後世學者於去古數千百歲之後盡紕前代諸儒之論欲以己之私意悉通其說難矣余既錄為三卷又取其文字之不同者具列于卷末云

按陸機洛陽記石經凡四十六碑毀者二十有九時未遭氏羌之亂何以致此至魏之四十八碑迄元魏孝昌之末猶完好如故雖數經遷徙遺跡多存故後人猶得見之若漢之全碑久已不獲見矣趙德甫輩因已未嘗見反詆漢書儒林傳為誤何其謬也生千載之後欲與前人目睹者爭是非將

使誰信之哉

記石經與今文不同 黃伯思東觀餘論

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今畧記之書女母翁侮成

人今本女無侮老成人保后胥高保后胥戚女永勸憂女誕勸憂女有近則

在乃心今近作戕女比猶念以相從今作汝分猷各翁中各設中爾

惠服曷祗動萬民以遷爾謂朕曷震動天既付命今付作孚曰陳其

五行今汨陳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祗懼今亮作度以作治懷

保小人惠於矜寡今人作民於作鮮母兄曰無皇曰則兄自敬德

皇旦以前人之微言今作微言是罔顯哉厥世今哉作在文王

之鮮光今作耿光通殷就大命論語意與之與今意作抑孝于惟

孝今于朝聞道夕死可也今也是魯孔丘與曰是是知

津矣是魯孔丘與曰是纓不輟子路以告子憊然不輟

子路行以告置其杖而耘今置其斯以乎其斯而已矣譬諸

宮牆今諸賈諸賈之哉今賈又論語每篇各計其章數

其最後云凡二十篇萬五千七百一十字又記諸家異

聞之語若曰在於蕭牆之內蓋毛包周于今論語無蓋

氏毛氏書此石刻在洛陽本在洛陽前御史臺中年久

摧散洛人好事者時時得之若騏驥一毛虬龍片甲今

張燾龍學家有十版最多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玉

家有小塊洛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論語之末

題云書與博士臣左立郎中臣書上臣下皆缺當是著

書者姓名或云此即蔡邕書姓名已亡無以辨之獨刻

者陳興姓名甚完何其幸歟又有一版公羊不知誰氏

所得其末云谿典諫議大夫臣馬曰禪臣趙陔議郎臣

劉弘郎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楨下谿上缺谿上當

是堂謂堂谿典也此蓋鴻都一字石經然經各異手書

不必皆蔡邕也三字者不見真刻獨此一字者乃當時

所刻字畫高古精善殊可寶重開元中常藏拓本于御

府以開元二字小印印之與法書名畫同藏蓋唐世以

前未錄前代石刻獨此見收其可寶如此

蔡邕石經

董迺廣川書跋

經廢于世無所傳聞久矣當秦未滅詩書其學已失舊法世傳不可復求而得之況其在後世耶漢承秦亡雖起而盡收於溝渠矣音臺烟燼間然殘缺湮淪無復全學諸儒妄度聖人隨誤釋謬方得訓習章句不得其序其能得之道全以求聖人之意而不失哉至其不得于言則疑于經不得于經則疑于學師習各異黨學相伐至致滋芟周由等以就其學有不合者則私定音七書以應其誤獨蔡邕鑄刻七經著於石碑有所檢据隱括其失而周盡當時號洪都三字其異文者附見此於已

殘之經得收其遺逸而僅存其可貴也纔三十年兵火繼遭碑亦損缺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後魏武定四年移洛陽漢魏石經于鄴都河陽岸崩遂沒于水其得至鄴者殆不得其半周大象中詔徙鄴城石經于洛時為軍人破毀至有竊載還鄴者船壞沒溺不勝其眾也其後得者盡破為橋基隋開皇六年自鄴京載入長安置于祕書內省議欲補緝立于國學會亂遂廢營造之司用為柱礎貞觀初魏徵始收聚之十不一存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當時考驗至詳謂不盡為邕如馬日磾數輩相與成之然漢隸簡古

石經考
深于法度亦後世不及故兼存之趙綽曰唐造防秋館
時穿地多得石經故洛中人士逮今有之考當時所得
已是漢世所遺沒而得者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
十餘石此又唐末淪沒之所出也

石經尚書

董道廣川書跋

祕書郎黃符以石經尚書示余爲考而識之蔡邕以經
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
奏求正六經文字邕乃自書于碑大屋覆藏立太學門
外號鴻都石經屋覆四面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
卒視之昔朱越兄與兄書曰石經文都其碑高一丈許

廣四尺駢羅相接太學在南明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三
丈堂上石經四部本碑四十六枚元魏時西行尚書公
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毀壞東
行論語三碑毀禮記但存諫議大夫馬曰磻議郎蔡邕
名當是時尚有碑十八蓋春秋尚書作篆隸科斗復有
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陽銜之曰石經尚書公羊爲
四部又謂春秋尚書一部書有二經當是古文已出銜
之出北齊謂得四十八碑誤也洛陽昔得石經尚書段
殘破不屬蓋盤庚洪範無逸多士多方總二百三十六
字其文與今尚書盡同間有異者纔十餘字然則知古

文尚書益以見於此或曰魏亦作石經安知此爲漢所書哉余謂魏一字漢爲三字此其得相亂耶且曰天命自度碑作亮惠鮮鯨寡碑作惠于矜寡乃逸旣誕作乃憲旣延治民祇懼作以民肆高宗享國五十九年作百年以書攷之知傳受譌誤不若碑之正也方漢立學官書惟有歐陽夏侯其書雖不全見今諸家所引與古文尚書全異不應所存古文反盡同也疑邕旣立二書則或當以古文自存矣王肅解書悉是孔傳便知魏去漢世未遠肅得其文不然不應又盡同也晉內史梅頤分舜典而當時猶疑知古經已廢于漢魏不爾肅得自私

使世疑耶余知至晉其書已絕今考杜預釋左傳以古文爲逸書又知歐陽夏侯所傳殆異於古文其知者於此乎考之

石經論語

董道廣川書跋

石經今廢不存或自河南御史臺發地得之蓋論語第一篇并十四篇爲一碑亡其半矣其可識者字二百七十又自第十八篇至第二十篇爲一碑破缺殘餘得五之一其存字有三百五十七以今文論語校之其異者若抑與之與爲意與之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作未見好仁惡不仁朝聞道夕死可矣作可也有三年之器

於其父母無乎字惡居下流無流字年四十而見惡焉
 無焉字鳳兮鳳兮作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
 可追也今本皆異執輿為誰而作執車為誰子是魯孔
 丘與曰是然後曰是知津矣比今書多二字耨而不輟
 夫子憮然植其杖作置其斯而已矣作其斯以乎子游
 作游子而在蕭牆之內作而在於蕭牆之內凡碑所存
 校其異者已十五之一矣使鴻都舊書盡存則其異可
 知也夫以邕之所定雖未盡善然漢儒學博其校定眾
 家得正譌誤多矣此猶是千歲舊書今兵火之餘師學
 已久廢其庸得並論耶

石經尚書殘碑

洪适隸釋

命孔本何及相缺散孔作儉言曰人惟舊孔舊上有求
 救孔作舊關下有志女母翁侮成人母流孔作汝無侮老
 各共爾事齊乃位度爾乃孔作口關下民之承保后晋高孔作
 鮮以平浮關下試叭爾汝孔作遷安定厥國邦孔作仝孔作
 女平關下其或廸稽孔作自怨孔作怒永孔作勸憂今其有
 今罔後女何缺下之勞爾先予平缺下于茲高后平乃知孔作
 崇降開疾白缺下能廸古我先后缺下民女有近孔作則在
 乃心我先后綏缺下興降平承於戲孔作崇降今予關下絕
 遠女比猶分孔作念以相從各翁設孔作中缺下建乃家缺下股

關孔作盤既下眾白女罔台民孔作無勛孔作建大命今

我孔作子凶德綏孔作績下今孔无爾惠孔作朕闕梃

震孔作動萬民以遷肆上闕乘孔作哉予其勛孔作蔣相

爾念敬我眾朕不已上盤庚三篇

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聞天既付孔作孚已上高

宗彤日

厥遺任王孔作父母弟不迪乃維四方下不銜于四伐五

伐六伐七伐乃已上牧誓

伊無孔洪鴻孔作水白孔作陳其五行帝闕白建用皇極次

六白艾孔作用三德闕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闕

會二白偵三白祀四白司空闕極凡厥庶民無有淫蜀

人無有闕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下路母偏母

黨王道蕩蕩母黨下為天下王三德孔三上一白正直

二下家而无凶于而國人用闕頗辟孔作僻乃心諫及

卿缺諫及庶民孔作人已上洪範篇

維天命元孔无朕不敢有下開時維天命王白告爾

年于茲維爾小子乃與從爾遷王已上多士篇

書孔作之艱難乃劾孔作乃憲孔作既延孔作不孔作

則侮厥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亮孔作民梃懼下

或怨肆高宗之饗國百年孔作享國五十九年自時厥後下闕功

田功徽棗懿其懷保小人孔作民惠于矜下闕鮮鯨酒孔作

淫母劫孔作逸于遊田維下闕其孔作无于觀于逸于遊

母兄無皇孔作白今日下闕厥不聖孔作聽人乃訓變孔作變上乃

亂正荆先王正上有至于下闕則兄白皇孔作自敬德厥術白朕

之術允下闕公白於戲嗣王臨于茲無逸篇上有其已上

道終孔作出于不詳於戲君闕白時我已上君奭篇

我則致天之已上多方篇

常伯常任辟孔作準亂孔作无謀面用下闕于厥邑其在下闕有

會孔作俊心吹敬事下闕王維厥孔作有度孔作宅心乃下闕受

茲孔作此卒卒其孔作基於戲下闕旦吹前孔作已受人之微孔作微

言下闕訓德孔作有是罔顯哉孔作在厥世下闕王之鮮孔作耿

光吹揚武王已上立政篇

凡乃闕召太保下闕通孔作達段就孔作集大命在下闕非幾茲

卽孔作既黼衣孔作已上顧命篇

右石經尚書殘碑盤庚篇百七十二字高宗彤日篇
十五字牧誓篇二十四字洪範篇百八字多士篇四
十四字無逸篇一百三字君奭篇十一字多方篇五
字立政篇五十六字顧命篇十七字合五百四十七
字熹平四年議郎蔡邕所書者漢儒傳伏生尚書有

歐陽大小夏侯之學孔安國尚書漢人雖有爲之訓傳者然不立於學官永嘉之亂三家之書並亡故孔氏傳獨行以其書校之石本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鴻艾幼猶之類是也通用者十一字於戲母女之類是也孔氏叙商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蓋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爲次也但云高宗饗國百年異爾范史云蔡邕以俗儒穿鑿經籍疑誤後學與棠谿典馬日磾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時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至有行賂改蘭臺漆書經字者靈帝乃從諸儒之請

刊石立之太學天下咸取則焉碑高一丈廣四尺陸機洛陽記云碑凡四十六書易公羊二十八碑其二毀論語三碑其二毀禮記十五碑皆毀北齊徙之鄴都至河陽岸頽半沒于水隋復載入長安有易一卷書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秋一卷公羊九卷論語一卷未及補治而亂作營繕者至用爲柱礎唐初魏鄭公收聚之十不存一則石經之散亡久矣本朝一統時遺經斷石藏于好事之家猶崑山片玉已不多見今京華鞠爲瓊芻之鄉殘碑日益鮮矣予旣集隸釋因以所有鑿之會稽蓬萊閣

勛音愾勉也
物亦逸字

石經魯詩殘碑

惟毛作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葛屨下汾一曲言采其蕢

彼其之子美下之誰知關誰上有其之蓋亦勿思 園有

棘其實之下父兮父關無一字曰嗟子子行役夙夜母毛作

無已尙上幘下哉猶來母死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下兮毛作不稼不膏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

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欲欲毛作伐輪下關母

食我柔三歲宦毛作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下兮女莫

我肯勞關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下蟋蟀在堂歲聿其

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關句 山有毛作隰有榆子有

衣裳弗曳下酒食胡毛作不日鼓瑟且吹喜樂下既見

君子云胡其憂 楊下關

右石經魯詩殘碑百七十三字魏唐國風數篇之文

也與毛詩異者如猗作兮貫作宦樞作蔭數字又有

一段二十餘字零落不成文惟有叔于田一章及女

曰雞八字可讀其間有齊韓字蓋叙二家異同之說

猶公羊傳碑所云顏氏論語碑所云盍毛包周之比

也漢代詩分爲四在東京時毛氏詩不立學官隋志

有石經魯詩六卷此碑既論齊韓於後則知隋志爲

然也

石經儀禮殘碑

東面主人

下闕

卒爵坐奠爵拜執

下闕

人盥洗升勝觚

于賓

下闕

上拜受爵于筵前

下闕

首公荅拜勝爵者立

下闕

勝爵者執觶待于

下闕

公坐取大

右石經儀禮殘碑四十五字皆大射儀之文也石磨減字畫比它經不明白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蔡邕傳則云奏求正定六經紀傳既已不同陸機洛陽記所載但有書易公羊禮記論語爾雅惟情志云後漢刻七經於石碑皆蔡邕所書其目有一字石經儀禮九卷乃漢史陸記之疎畧也未

央宮有曲臺殿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太學於此行禮故后蒼著書說禮數萬言名曰曲臺記今禁中有選德殿蓋便坐觀射之地而清閒之燕咨訪治道率在於是殆與曲臺暗合古者射為六藝之一儀禮一經說射者兩篇後世非介冑之士則不習與古殊矣勝觚勝爵云者勝蓋送也

石經公羊殘碑

輩者何公子輩

闕一字

何以不稱公

闕下

相于是謂相白吝

為

闕三字

矣隱白

下闕

之之辭也然則執立之石

闕二字

之

石

闕本

立

闕下

美大之之辭也棠者何濟

闕一字

之邑也

曷為闕下仲子板本有也字桓未君則曷為祭仲子闕一為桓

立故闕下諸侯四諸公者何諸闕一者何天子三公稱闕下

相處乎內始闕一諸公放板本作坊于此乎前此矣前闕下其

成也白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板本有也字吾闕下後為

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闕下弟母兄稱兄凡闕五

之大夫也此闕下之邑也天子有闕四諸侯皆從泰山闕下

而葬卒日卒赴而闕一不告公曷為與微者闕下大夫之

未命者也闕下十平此公子翬也何闕下外於外大惡書小

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闕下國也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

隱爾試板本作弒也試闕下葬板本有以爲字不繫闕一匡子闕二薨

何以不地不忍言已上隱公

何易之也易之則其闕下諱取周田也諱取已上成公

十有四平何以闕一記異也何異闕下則至無王者則不

至有以告者白有虜而闕下乎隱祖之所逸板本作逮聞闕一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闕下不亦樂乎堯舜闕二君子也

制春秋之義以已上哀公

有傳桓公二平顏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闕下何以

書記災也已上世平顏氏言君出則已入闕下顏氏無伐

而不言圍非取邑之辭也闕下

谿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磾臣趙域議郎臣闕二臣劉弘

郎中臣張亥臣蘇陵臣傅楨雜

右石經公羊殘碑三百七十五字自隱公四乎至成
公元乎及哀公十四乎之文也所書者皆是公羊氏
傳辭而無春秋正經又有顏氏說石文斷續不可考
釋蓋嚴顏異同之辨也以今板本校之惟易四字省
四字爾漢注引陸機洛陽記云禮記碑上有馬日碑
蔡邕名今此碑有堂谿典八人姓名論語碑亦有左
立二人姓名陸氏所記未之詳也

石經論語殘碑

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佞闕下本本立闕一道生孝闕下曰道

千乘之國敬事闕下使民以時闕下子曰弟子闕下而有信雖

曰未學吾必謂闕下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闕下與意板本

子之與子贛板本曰夫子闕五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

闕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闕五禮節之亦不

板本有行闕下焉可謂好學已矣板本作也而無諂富而

無驕闕下告諸往而却來闕下人之不闕下章已上學而篇

免而無恥道之吹德齊之闕下乎板本學世闕下孫問孝於

我我對曰母違樊遲闕一何闕下曰生闕下葬之吹禮祭闕下

吹別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闕下勞有闕下孝闕下廋哉人焉

廋板本有子曰溫故而却闕下子闕下器子贛問闕下乎異

所用心難矣哉闕下君子板本有亦字有惡乎子曰有板本有惡字

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板本有流字而訕上者惡闕下之則不

孫遠之則怨闕下子曰手曲板本有而字見惡焉其終也已

凡廿六章已上陽貨篇

枉道而事人何闕一去父母之國板本作邦闕一景公待

孔子曰若季氏闕下子曰鳳兮鳳兮何而板本無而字德之衰

也板本無也字往闕二可諫也板本無來者猶可追也板本無下闕

執車板本作輿者為誰子板本無子路曰為孔企曰是魯孔企

與曰是板本有也是却津矣闕下若從避板本作辟世之士哉

擾板本作糲不輟子路板本有行字以告板本有夫字子憮然曰

鳥獸不可與同闕下穀不分孰為夫子置板本作植其杖而

耘板本作芸子路拱而闕一止子路宿殺雞闕下禮板本作義如之

何其廢之也板本無欲絜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体也行

其義闕下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以乎板本作而已矣

謂虞仲夷佚板本作逸隱居闕下少闕陽擊磬襄入于海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闕下已上微子篇

交於子張子闕一日子夏闕一何對日子夏曰可者闕四

字者距板本作拒子夏曰雖闕五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

闕下其事君子學闕下子夏曰小人之過闕下曰闕下子夏曰大

德闕五出入可也子游板本作游子闕下君子之道焉

可闕二有闕一有卒者其唯聖人闕下仕而闕下曾子曰吾

聞諸夫本有子人未有自致也者板本作必也親喪乎

闕一子曰闕下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子贛曰紂之

善闕一是其板本作贛曰仲尼焉學子贛曰文武之

道未隧板本於地在人賢者志板本其闕下告子贛闕一

贛曰辟諸板本宮牆板本賜之牆闕二窺見室家之好

夫闕下尼不可毀闕二人之賢者企陵也闕二踰也仲尼

日月也闕下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

及也猶天之下闕已上子張篇

不蔽蘭在帝心朕躬有開毋板本以萬方萬方有闕一

本有兩罪字 在朕躬闕下歸心焉所重民食喪闕一寬則得衆

敏則有功闕一則說闕下不驕威而不猛子闕一曰何謂

惠而不費子曰闕一民之闕下尊其瞻視儼闕三而畏之

斯不亦威而不猛乎下闕已上堯曰篇

凡廿篇萬五千七百一闕一字

賈板本諸賈之哉包周闕四蓋肆乎其肆也闕一

周闕下曰言闕一而在於蕭牆之內盡毛包周無於闕下

諂書與博士臣左立郎中臣孫表

工陳興刻

右石經論語殘碑九百七十有一字前四篇後四篇

石經考
三

之文也每篇必計其章終篇又總其字又載盍毛包
周有無不同之說以今所行板本校之亦不至甚異
其文有增損者其字亦有假借者及用古者有字異
而訓不遠若置其杖賈之哉者漢人作文不避國諱
威宗諱志順帝諱保石經皆臨文不易樊毅碑命守
斯邦劉熊碑來臻我邦之類未嘗爲高帝諱也此碑
邦君爲兩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邦尚書安定厥邦
皆書邦作國疑漢儒所傳如此非獨遠避此諱也水
經云光和六年立石于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魏正
始中又刻古篆隸三字石經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

碑成則光和年也隋志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
三種其論云漢鑄七經皆蔡邕書又云魏立一字石
經其說自相矛盾新舊唐志有今字石經七種而注
論語云蔡邕作又有三字石經古篆兩種蓋唐史以
隸爲今字也觀遺經字畫之妙非蔡中郎輩不能爲
以黃初後來碑刻比之相去不啻霄壤豈魏人筆力
可到當以水經爲據三體者乃魏人所刻儒林傳云
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史稱邕自書丹使工鑄刻
今所存諸經字體各不同雖邕能分善隸兼備衆體
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辨史云邕與堂谿典楊賜

馬曰碑張訓韓說單颺等正定諸經今公羊論語之
後惟堂谿曰碑二人姓名尚存別有趙臧劉弘張文
蘇陵傅楨左立孫表數人竊意其間必有同時揮毫
者予詳玩遺字公羊詩書儀禮又在論語上劉寬碑
陰王曜題名則公羊詩書之雁行也黃初孔廟碑則
論語之苗裔也識者當能別之

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

洪适隸續

晉晉晉是夏夏四月公公公給丁黃光正己巳米
乘百及忘謂諸天戀率率師師子孫孫孫孫孫
爭晉晉晉晉晉晉晉晉晉晉晉晉晉晉晉晉晉

惟必同受命命亦大德龜寧周車茲載日中翼
目引以弓于錫芬我出友叛邦癸屋庶我邦于
鸞大可可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
楚飛奔也司有楚人平爾秦刀戎伐固固于于于
以蘇晉人感滅滅德來來肅歸予丹為冬我我非
卯有勤秋十七七邪晉晉晉晉晉晉晉晉晉晉
八蘭文文侯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
厥辭閔閔師師旅旅入太廟漢管管子王自自自會衛
侯真鄭鄭辛辛辛辛辛辛辛辛辛辛辛辛辛辛
赫赫七孟孟辛辛辛辛辛辛辛辛辛辛辛辛辛

頁龔鄭至至師影敗粵人禦禦衛先寅營曹公
楚炎毛令正正正中屯民民生威威出之命命
命曰曰曰時時辟辟川小小子子嗣我德德父
伊伊女女泉泉昭昭前前歸歸屋屋尺尺乃乃弓弓一
旅旅荒荒荒荒寧寧吉春朝朝東東東東父父二二
月月鄭鄭伯伯八八八八蔡蔡公于于那那那那公公
貞貞貞貞貞貞貞貞貞貞我我小小子子子子
滕滕子子子子已已已已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
君君子子曰曰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
矣矣百百百百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

月月秋秋七七曹曹人人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十十伯伯伯伯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
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
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
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克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
龔龔龔龔龔龔龔龔龔龔龔龔龔龔龔龔龔龔龔龔龔龔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頁頁頁頁頁頁頁頁頁頁頁頁頁頁頁頁頁頁頁頁

蔡邕桓桓十十山氣有八八八皮如如濟濟是是夏
 尺四月月南學向冬冬姓五勤惟惟瀟瀟諸諸天國罰也
 非非所死與其其勤勤刑刑差差非非其其八八兩兩
 兩其并并小報報後後惟惟變變亂亂已已無無於於非非得得寶
 後惟才杜在命命命命而天嗣又命命疆疆事事世
 也於於是是也濟濟齊八八人雷疆速來來公公公公曰曰
 右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古文三百七十篆文二百
 十七隸書二百九十五有一字而三體不具者皇祐
 癸巳年洛陽蘇望氏所刻蘇君有言曰後漢熹平四
 年靈帝以經籍文字穿鑿疑悞後學詔諸儒讎定五



經命蔡邕書古文篆隸三體鐫石立于大學今石不
 存本亦罕見茲者近於故相王文康家得左傳搨本
 數紙其石斷剝字多亡缺取其完者摹刻凡八百一
 十九題曰石經遺字即小歐陽集古目中所有者慶
 歷中夏文莊公集古文四聲韻所載石經數十字蓋
 有此碑所無者而碑中古丈亦有韻所不收者則淪
 落之餘兩家所得自不同耳石經見於范史帝紀及
 儒林宦者傳皆曰五經蔡邕張訓傳則曰六經惟儒
 林傳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鄭氏水經注云漢立
 石經于太學魏正始中又刻古文篆隸三字石經唐

石經考
志有三字石經古篆兩種曰尚書曰左傳獨隋志所
書異同其目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既以
七經爲蔡邕書矣又云魏立一字石經乃其誤也范
蔚宗時三體石經與熹平所鐫並列於學宮故史筆
誤書其事後人襲其譌錯或不見石刻無以考正趙
氏雖以一字爲中郎所書而未嘗見三體者歐陽氏
以三體爲漢碑而未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宅
編載其弟甸所跋石經亦爲范史隋志所惑指三體
字至公羊碑有馬曰禪等名乃云魏世用其所正定
之本因存其名可謂謬論夏氏所注古文說以此碑

爲石經又有蔡邕石經亦非也隸釋鑒漢魏之字法
詳公羊之題名據水經之事實辨二史之牴牾已定
一字遺經爲漢刻矣續得蘇氏此碑益喜前說猶墨
守也歷古所疑於今始判會稽所鐫隸纂亦存三體
數十字使來者有以取信焉

後卽率字
載卽蠹字

石經跋

張 續

石經本末丞相洪公論載于隸釋詳矣洪公所未及者
今粗見於此唐章懷太子引洛陽記註范氏漢書稱石
經凡四十六碑及高澄遷此經于鄴通鑑所書爲五十
二碑自東漢歷魏晉宋數百年間洛陽數被兵此碑當

有毀者其遷于鄴乃視洛陽記多六焉疑洛陽記未詳也碑製高一丈廣四尺六經文多必非四十六碑所能盡者宋常山公河南志稱石經凡七十三碑常山公博物洽聞歐陽文忠每以古今疑事諮之河南志所書必有據依矣後周伐齊毀碑以爲砲石方高緯昏亂兩陣勝負之頃猶需孽婦一觀遂以其國輸後周復何有於石經則此碑之殘毀亦宜也貞觀考古止得石經數段其傳於今者亦可知其無幾矣蔡邕本傳稱邕自書冊于碑不言爲何體書今世所傳皆以隸體至儒林傳序則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叅檢注言古文謂孔

氏壁中書以續考之孔壁所藏皆科斗文字孔安國當武帝之世已稱科斗書無能知者其承詔爲尙書五十九篇作傳爲隸古定不復從科斗古文邕獨安能具三體書法於安國之後二百年哉漢建武際杜林避地河西得古文尙書一軸諸儒共傳寶之一軸已爲世所琛如此熹平距建武又幾載乃謂六經悉能爲古文非事情也或者邕以三體叅檢其文而書冊于碑則定爲隸亦如孔安國之書傳耶儒林傳序疑字有誤者初邕正定六經與堂谿典數人同受詔今六經字體不一當是時書策者亦不獨邕也姑識于末以俟博識之君子

按洛陽記言石經四十六碑此指漢而言也水經注及洛陽伽藍記言堂西有四十八碑此指魏而言也合之當得九十四碑據洛陽記二十九碑已毀則存于後魏者當得六十五碑及高澄遷鄴多沒于河故止存五十二碑此合漢魏而總言之也張氏疑漢碑不當有五十二反謂洛陽記為誤豈不知魏亦有石經乎後魏靜帝本紀武定四年明書徙漢魏石經于鄴張氏亦未之考乎其言周師伐齊毀碑以為砲石亦非也周師以承光元年正月癸巳圍鄴齊主即出奔鄴城當日即下周

師未嘗攻齊人亦未嘗拒安得有毀為砲石之事此皆以意論古而不考當時事實者也

學古編

吾衍

石經遺字碑會稽蓬萊閣翻本破缺磨滅不異古碑今亡矣

按洪适隸釋云余既集隸釋因以所有石經遺字鏡之會稽蓬萊閣然則遺字碑洪氏所刊也其翻本不知出何人

石經隸字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

予兩見此本一於鄒平張氏一於京師孫氏尚書盤庚

石經考
篇三十餘字論語爲政篇七十餘字堯曰篇三十餘字
以視洪氏隸釋所存不過什之一而已按三體石經漢
魏皆嘗立之熹平之立石見于後漢書靈帝紀蔡邕傳
張馴傳宦者傳正始之立石見于晉書衛恒傳而水經
注則曰漢碑五經立于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碑上悉
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魏初傳
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樹之於堂西石四
十八枚廣三十丈洛陽伽藍記則曰堂前有三種字石
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尙書二部作篆科斗隸
三種字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蹟也猶有十八碑餘

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尙書
公羊禮記四部又讚學碑一所並在堂前章懷太子引
雒陽記則曰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
凡四十六枚少二枚西行尙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
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
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此皆當
時親見其石而記之者也合而考之其不同有四焉一
曰漢五六七經之不同二曰魏石經三體一體之不同
三曰堂西所立石爲魏爲漢之不同四曰後魏所存石
諸經之不同後漢書本紀儒林宦者傳皆云五經蔡邕

張馴傳則以為六經隋書經籍志又以為七經此言漢五六七經之不同也衛恒傳言魏初傳古文者出于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更效其形水經注亦云三字石經在堂西而伽藍記以為表裏隸書隋書經籍志則謂之一字石經矣然則所謂效科斗之形而失淳法者安在邪此言魏石經三體一體之不同也

金石錄曰漢石經蔡邕小字八分書後漢書儒林傳序云為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蔡邕所書者乃八分而伽藍記二十五碑為三種字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

四十八碑表裏隸書水經注謂漢表在堂東側而四十八碑為魏經在堂西乃雜陽記不言東側有碑而云堂

前有四十六枚上有馬曰碑蔡邕名又不言字之有三體一體無乃并水經之所謂魏者而指之為漢歟此言堂西所立石為魏為漢之不同也伽藍記云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雜陽記則多一論語而趙明誠金石錄言其家所收又有詩儀禮苟非其傳拓之本出於神龜以前則不應以宋人之所收而魏時猶未見也此言後魏所存石諸經之不同也凡此皆不可得而詳矣若夫魏書江式傳謂魏三字石經立於漢碑之西為邯鄲淳書則不考衛恒之言而失之者也

胡三省通鑑注云魏碑以正始年中立漢書言元嘉元年度尚命邯鄲淳作曹娥碑時淳已弱冠自元嘉至正始九十餘年謂淳所書非也 孝靜

石經考
帝紀武定四年八月遷雒陽漢魏石經于鄴北齊書文
宣帝紀言有五十二枚視伽藍記所列東二十五西四
十八之數僅失二十一枚耳而隋書經籍志言河陽岸
崩遂没于水得至鄴者不盈大半則不考北齊之記而
失之者也周書宣帝紀大象元年二月辛卯詔徙鄴城
石經于雒陽隋書于劉焯傳言開皇六年運雒陽石經
至京師而經籍志則云自鄴載入長安則自不考其列
傳而失之者也此皆其乖誤之易見者也又晉書裴頠
傳曰轉國子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經而水經注諸書
無言晉石經者豈頠嘗爲之而未成邪今此之本据宋

黃長睿東觀餘論云本在雒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
雒人好事者時時得之今張燾龍圖家有十版張氏壻
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予皆得其拓本邵伯溫
聞見後錄言近年雒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而董道廣
川書跋記尙書存二百三十六字論語存三百五十七
字今此石已不知其何所歸而拓本之存于世者固往
往而有也

又

衛恒四體書勢序曰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
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

石經考
三

爰書八曰隸書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爲正秦時李斯號爲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李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禠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其所論者中郎之篆爾不言及隸以今推之漢人之所通行者隸也石經固有古文篆二體矣未知其出于何人若夫中郎之作隸者蓋隨俗爲之欲人易曉而已固不若許叔重之一點一畫皆有根柢也故唐李陽冰言蔡中郎以豐同豐按豐字自後漢三公山碑武都太守李翁西狹頌等碑多已作豐不始于中郎也李丞相將東爲宋魯魚一惑涇渭同流而張參作

五經文字每言上說文下石經石經之文大抵其變而從省者也省者謂之隸其稍繁而禠篆法者謂之八分爲八分者已不必能通六書之指矣故韓退之贈張祕書詩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而況於爲隸爲真以至於行草乎雖然古文之變而爲篆又變而爲隸也五經之異同變而歸于一也此亦勢之不得不然而中郎固適當其時者也顏氏家訓曰世間小學者不通今古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凡爾雅三蒼說文豈能盡得蒼頡本指哉亦是隨代損益各有同異然則唐人試士必以石經說文字林者蓋欲其兼古今之法而曉變通之意

金石錄序記
 又按宋胡宗愈重刻漢石
 經記曰蔡邕少城得漢刻於
 一二改家因以鑄之歸官而
 字又紹奕跋言始事內翰胡
 公旁搜博訪合諸家所藏
 得蔡中郎石經四百三十七字
 有奇以楷書釋之又得古文
 篆隸三體石經遺字八百三
 十九並鑄諸石夫字至四百二
 百七十有奇三體之文又八百
 一十九可謂多矣而成都兵燹
 之後此石恐已不存亦未見
 拓本
 元吾丘衍學古編曰石經遺
 字碑會習字彙兼刻翻本
 破敗磨滅不異真古碑
 無矣

乎
 按後漢書儒林傳及洛陽伽藍記並言漢立三字
 石經晉書衛恒傳後魏書江式傳及酈道元水經
 注并言魏石經亦是兩朝石刻皆用古文篆隸
 三體無可疑矣乃隋書經籍志黃伯思東觀餘論
 董道廣川書跋謂漢用三體魏止一體趙明誠金
 石錄洪适隸釋則謂魏用三體漢止一體而詆後
 漢書為誤兩說矛盾如此將安適從愚謂儒林傳
 所言必不誣即陽銜之衛恒江式酈道元皆得之
 目睹豈有舛謬銜之之言曰漢石經二十五碑表

裡刻之作篆科斗隸三種言皆蔡邕之筆儒林傳
 不言表裡皆刻賴此始知之其非妄言可知矣恒
 之言曰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正始中立三字石
 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既有科斗則
 有篆隸可知矣當是時漢碑雖多殘毀而魏碑無
 所損諸儒生長洛陽觀覽已非一日安得反譏其
 誤由黃董趙洪諸子止見殘缺之餘未獲見其全
 文故各持一說而不相合夫生數百年之後遙度
 數百年以前之事終不若目睹之真衛江諸公皆
 出于目睹惟宋以後文人未見真刻但考索于殘

碑榻本曰此漢也此魏也不得其實而以意度之
故有此紛紜之論其在于今石經遺字士大夫家
多有之莫不誇為中郎真蹟豈知宋之中世胡宗
愈刻之于成都洪适刻之于會稽得之者何嘗不
視為異寶而不知非其真也然則後人之疑漢疑
魏豈若前人目睹之可據哉

後魏

南齊書魏鹵傳

魏初居平城無城郭佛狸即世祖太武帝拓拔燾始截平城西為
宮城西南去白登山七里于城西三里刻石寫五經及

其國記

按佛狸在位歲久無歲不用兵乃能留意經籍刊
勒于石此帝王盛事而後魏書不載獨見于南齊
書不可不補入然以佛狸之驍雄嗜殺豈能愛好
經術此必崔浩所為浩自祖父以來世擅書名于
北土宜其有是美舉爾

唐

舊唐書文宗本紀

開成二年冬十月癸卯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
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覃以經義啟導稍折文章

之士遂奏置五經博士依後漢蔡伯喈刊碑立于太學
朔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
元度覆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
不窺之以爲蕪累甚矣

鄭覃傳

鄭覃故相珣瑜之子以父廕補宏文校理累官京兆尹
文宗卽位改左散騎常侍三年以本官克翰林侍講學
士四年四月拜工部侍郎覃長於經學稽古守正帝尤
重之覃從容奏曰經籍訛謬博士相沿難爲改正請詔
宿儒興學校定六籍準後漢故事勒石於太學永代作

則以正其闕從之九年十月累遷尙書右僕射同平章
事開成初奏起居郎周墀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察御史
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溫業等校定九經文字旋令上
石覃以宰相兼判國子祭酒奏太學置五經博士各一
人緣無職田請依王府官例賜祿粟從之又進石壁九
經一百六十卷

經籍志

今字石經古篆三卷 今字石經尙書五卷 今字石
經鄭元尙書八卷 今字石經尙書古篆三卷 今字
石經毛詩三卷 今字石經儀禮四卷 今字石經左

傳古篆書十三卷 今字石經左傳經十卷 今字石

經公羊傳九卷 今字石經論語二卷 蔡邕註

新唐書鄭覃傳

太和中覃以經籍刊謬博士陋淺不能正建言願與鉅學鴻生共力讐刊準漢舊事鑄石太學示萬世法詔可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是正其文刻于石

藝文志

今字石經易篆三卷 今字石經尚書五卷 今字石

經鄭元尚書八卷 三字石經尚書古篆三卷 今字

石經毛詩三卷 今字石經儀禮四卷 三字石經左

傳古篆書十二卷 今字石經左傳經十卷 今字石

經公羊傳九卷 蔡邕今字石經論語二卷

按舊志有今字石經易篆三卷今字石經尚書古

篆三卷今字石林左傳古篆書十三卷此不可解

既言今字即今之楷書也何以又言易篆古篆及

觀新志乃言三字石經尚書古篆三卷三字石經

左傳古篆書十三卷始知舊志今字當改三字而

新志今字石經易篆三卷亦當改爲三字也

京兆府學石經記

黎持

汲郡呂公龍圖領漕陝右之日持適承乏雍學一日謁

公公喟然謂持曰京兆闐闐間有唐國子監存焉其間石經乃開成中鐫刻唐史載文宗時太學勒石而鄭覃與周墀等校定九經文字上石及覃以宰相兼祭酒於是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卽今之石經是已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六經石本委棄于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有幕吏尹玉羽者白鄩請輦入城鄩方備岐軍之侵軼謂此非急務玉羽給之曰一旦鹵兵臨城碎爲矢石亦足以助賊爲虐鄩然之乃遷置于此卽唐尚書省之西隅也地褻民居其處窪下霖潦衝注隨立輒仆埋沒腐壤歲久折缺予欲徙置于府學之

北墉子且俾圖來視厥旣視圖則命徒役凡石刻偃仆者悉輦置於其地東西陳列明皇注孝經及建學碑則立之中央顏褚歐陽徐柳之書逮偏旁字源之類則分布于庭之左右如入東序河圖洛書大璧琬琰爛然盈目先是有興平僧誕妄惑衆取索無厭大尹劉公希道沒入其貲有欲請于朝以修慈恩浮圖者公卽建言崇飾塔廟非古而興建學校爲急朝廷乃以五百千畀之經始於元祐二年初秋盡孟冬而落成門序旁啟雙亭中峙廟廡回環不崇不卑誠故都之壯觀翰墨之淵藪也竊維六經天人之道備聖人所以遺天下來世之意

不經考
盡在于是自周末至隋千餘載之間已遭五厄道雖無窮而器在有弊唯鑿之金石庶可以久有唐之君相知物之終始而憂後世之慮深故石經之立殆以此也然以洛陽蔡邕石經四十六碑觀之其始立也觀視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可謂盛矣乃范蔚宗所見其存者纔十有六枚餘皆毀壞磨滅然後知不得其人以護持雖金石之固亦難必其可久此呂公所以爲有功於聖人之經而不可不書也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九月壬戌朔二十日記

按舊唐書文宗本紀及鄭覃傳皆言石壁九經卽

黎持之記亦然其實九經之外更有孝經論語爾雅凡十二經不止九經也較今之十三經但少孟子其時孟子尙雜諸子中未與大學中庸共列爲四書也然此十二經之外張參之五經文字唐元度之九經字樣與之並行歷五代宋元明迄今載祀九百而此刻一無損失則以呂公置諸學校之故也然漢魏石經亦在學校不及四五百年殘毀殆盡則以洛陽帝都屢遭大亂長安自唐以後無建都者故反獲保全爾

唐國子學石經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

周易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七字 尚書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字 毛詩四萬八百四十八字 周禮四萬九千五百一十六字 儀禮五萬七千一百一十一字 禮記九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字 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八千九百四十五字 公羊傳四萬四千七百四十八字 穀梁傳四萬二千八十九字 孝經二千〇百〇十三字 論語一萬六千五百九十九字 爾雅一萬七百九十一字 張參五經文字 唐元度九經字樣 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字樣等都計六十五萬二百五十二字今在西安府儒學其末有年月一行題名十行

日開成二年丁巳歲月次于元日維丁亥書石學生前四門館明經臣艾居晦書石學生前四門館明經臣陳玠書石學生前文學館明經臣□□□書石官將仕郎守潤州句容縣尉臣段絳校勘兼看書上石官將仕郎守祕書省正字臣栢嵩校勘兼看書上石官將仕郎守四門助教臣陳莊士覆定字體官翰林待詔朝議郎權知沔王友上柱國賜緋魚袋臣唐元度校勘官兼專知都勘定經書檢校刊勒上石朝議郎守國子毛詩博士上柱國臣章師道朝散大夫守國子司業騎都尉賜緋魚袋臣楊敬之都檢校官銀青光祿大夫□□□

□□□□□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宮
 使監修國史上柱國榮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臣覃
官銜缺十字九經字樣云右僕射
兼門下侍郎國子祭酒平章事覃按舊唐書開成元年
 正月中書門下奏起居舍人集賢殿學士周墀監察御
 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溫業兵部員外郎集賢殿直
 學士崔球等同勘校經典釋文又云令率更令韓泉充
 詳定石經官新唐書亦列墀等四人而碑並不載
 舊唐書文宗紀開成二年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
 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覃以經義啟導稍折文
 學之士遂奏置五經博士依漢蔡邕刊碑立于大學創

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元
 度復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
 窺之以為蕪累甚矣舊史之評如此愚初讀而疑之又
 見新書無貶辭以為石壁九經雖不逮古人亦何遽不
 賢于寺碑冢碣及得其本而詳校之乃知經中之謬戾
 非一而劉昫之言不誣也略識于左
 周易 君子以裒多益寡哀誤作衷 悔吝者言乎其
 小疵也言誤作存 其孰能與於此哉脫於字 周易
 繫辭下第八脫下字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下多一也字 力小而任重小誤

作少 傷於外者必反其家其誤佉於 決必有所遇
脫所字 蠱則飭也飭誤作飾 豐多故親寡旅也故
下多一也字 姤遇也姤誤作遘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終來有他吉他作它 剛
健篤實輝光輝作輝 可與佑神矣佑作祐 其受命
也如嚮嚮作響 兼三才而兩之三才之道也才皆作
材

其一字而前後不同者 包蒙包荒包承包羞繫于包
桑繫辭包皆作苞 包有魚包無魚以杞包瓜包皆作
包 問以辨之由辨之不早辨也其辨明也明辨皙也

辨吉凶者存乎辭困德之辨也井以辨義辨是與非辨
皆作辯 君子以類族辨物剝牀以辨君子以慎辨物
居方復小而辨於物辨皆作辨

其旁注者 至靜而德方德下添一也字 賁亨小利
有攸往利下添一貞字
其先誤而後改者 略例筌誤作荃 愈誤作喻 二
无誤作無 皆卽其誤改之

其標題周易繫辭上第七周易繫辭第八周易說卦第
九皆八分書而周易序卦第十周易雜卦第十一皆正
書雖依古註附於第九之內以正書爲別終似未妥

尚書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乃
父誤作先父孫上多一子字 臣下罔攸稟令誤作
命 若藥弗瞑眩藥誤作樂 王乃徇師而誓徇誤作
循 乃汝世讐世誤作誓 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
汭攻誤作公 用端命于上帝于誤作子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敢對揚天子之休命無之
字 其旁註者 予有亂臣十人臣字旁註 惟婦言是用
是字旁註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間于下容下
各添一之字

詩 昔育恐育鞠鞠悞作鞠 小戎序國人則矜其車
甲甲誤作田 舒懷受兮懷誤作憂 予尾脩脩誤
作脩 戎車旣飭飭誤作飾 鞠爲茂草鞠誤作鞠
以祈黃耆祈誤作祁 涼曰不可涼誤作諒 鞠哉庶
正鞠人伎慝鞠皆誤作鞠 無此疆爾界界誤作介
侯疆侯理疆誤作疆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雝雝鳴雁雝作雍 之死
矢靡他他作它 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作不我知二
章同 和鸞雝雝作雍 何人斯序故蘇公作是詩
以絕之也以作而 維塵雝兮雝作雍 旣匡旣敕敕

作勅 其政不獲政從鄭箋作正 尚不愧于屋漏愧
作媿 于彼西雝肅雝和鳴有來雝雝皆作雍 屢豐
年屢作婁

其旁注者 女雖湛樂從樂下添一克字 自今以始
歲其有下添一年字 曰商是常商下添一王字

其先誤而後改者 抱衾與稠稠誤作稠 不瑕有害

瑕誤作遐 鱣鮪發發悞作撥 樽沓背憎樽誤作

蹲 如彼遡風遡作愬 駟駟牡馬牡皆誤作牧皆即

其誤改之 云何其盱脫其字添

周禮 女史八人史誤作使 大宰三曰郊甸之賦郊

誤作邦 內饗豕盲視而交睫豕誤作施 典臬掌布

總縷紵之麻草之物總誤作絲 牛人軍事共其犒牛

犒誤作槁 司市市司帥賈帥而從帥誤作胥 肆長

掌其戒令令誤作禁 鞮屨氏府一人一誤作八 鬯

人崇門用瓢齋用誤作明 司几筵設筵紛純筵誤

作席 大司樂大磬磬誤作磬 王大食三侑侑誤作

宥 大師令奏鼓鞀鼓誤作鞀 大祝四曰禋禋誤作

榮 司常家各象其號象誤作相 凡以神仕者仕誤

作士 小子史二人二誤作一 大司馬旗居卒間居

誤作車 考工記 妣胡之筍筍誤作筍 矢人前弱

則僂僂誤作勉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醫師疝瘍者疝上多一有

字 野廬氏有相翔者誅之誅上多一則字 邦之大

師大上多一有字 庭氏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

之射上多一夜字

儀禮 士冠禮捷柶與捷誤作建 鄉射禮司射適堂

西袒決袒誤作祖 福鬣橫而奉之奉誤作拳 大夫

與士射袒纁繻繻誤作熏 燕禮右祭脯醢脯誤作醢

大射儀賓升成拜拜誤作敗 坐授瑟乃降授誤作

受 聘禮賓既將公事復見訝以其贄訝誤作之 公

食大夫禮陳鼎于碑南南面西上脫一南字 覲禮天

子賜舍曰伯父脫曰字 士喪禮祭服不倒倒誤作到

少牢饋食禮如筮日之儀儀誤作禮 主婦被賜衣

侈袂侈誤作移下同 祝延尸延誤作筵 有司徹二

手執挑匕枋挑誤作桃 主婦洗爵于房中脫爵字

主婦北面荅拜受爵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誤作受尸

爵 主人降洗爵爵誤作解下主人實爵並同 主人

拜受爵尸拜送脫爵字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鄉射禮適左介中亦如之

亦作皆 燕禮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大

夫下更有大夫二字

禮記 御刪定月令在曲禮之前 月令人乃遷徙徙
誤作徒 其器闕以奄奄誤作掩 檀弓上周公蓋耐
耐誤作附 王制示弗故生也示誤作亦 禮器饗帝
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脫節字 學記燕辟廢其學辟
誤作譬 喪大記男子出寢門外脫外字 子大夫公
子衆士食粥脫衆士二字 祭義父母愛之喜而弗忘
喜誤作嘉 哀公問如此則國家順矣脫則字 坊記
民猶薄于孝而厚于慈猶下多一有字 中庸待其人
而後行而誤作然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脫之字 緇

衣有國家者章善瘴惡脫家字 儒行慎靜而尙寬脫

而字 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五辟字皆誤作譬
字若有一个臣个誤作介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檀弓上有亾惡乎齊亾作

無 歲一漆之一作壹 樂記非聽其鏗鏘而已也鏘

作鎗 雜記上客立于門西于作於 雜記下泄柳之

母死泄作世 喪大記命婦汜拜衆賓於堂上於作于

主人先俟于門外于作於 中庸可一言而盡也一

作壹 問喪祭之宗廟以鬼享之享作饗 大學堯舜

帥天下以仁二帥字皆作率 昏義祖廟既毀教于宗

室于作於 射義是以君臣以作故
 其先誤而後改者 學記教人不盡其材材誤作才
 故人不耐無樂耐誤作能 皆即其誤改之
 春秋左傳 隱元年且告之悔且誤作具 五年僖伯
 稱疾不從疾誤作侯 十年伐戴戴誤作載 桓二年
 故封桓叔于曲沃故誤作政 六年楚之羸羸誤作羸
 以類命為象類誤作德 閔二年從曰撫軍軍誤作
 國 僖三年公子友如齊涖盟涖誤作泣 四年歸胙
 於公脫胙字 姬寘諸宮六日宮誤作公 公殺其傅
 杜原款傅誤作傳 七年弗可改也已改誤作故 十

四年公怒止之止誤作上 十五年駘秦伯駘誤作轄
 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且誤作國 三十五年
 昏而傅焉傅誤作傳 二十七年責無禮也責誤作責
 卻穀可穀誤作穀 三十一年晉新得諸侯新誤作
 親 東傅于齊傅誤作傳 三十三年入險而脫入誤
 作人 為從者之淹淹誤作流 文元年王使毛伯衛
 來錫公命錫誤作賜 享江芊芊誤作芊 二年廢六
 關關誤作闕 七年寘文公子焉焉誤作曰 十二年
 太子以夫種與邲邲來奔邲誤作封 宣二年晉趙盾
 弑其君夷臯弑誤作殺 三年晉侯伐鄭及邲邲誤作

延 商紂暴虐紂誤作討 四年秋公如齊秋誤作利
 六年離卦誤畫作同人 八年殺諸絳市絳誤作終
 十二年晉師在敖部之間師誤作帥 十五年吾獲
 狄土土誤作士 十七年盟于卷楚卷誤作巷 卻子
 其或者欲已亂于齊乎乎誤作平 十八年凡自虐其
 君曰弑虐上多一內字 成二年及齊師戰于新築師
 誤作侯 且辟左右且誤作旦 七年尋蟲牢之盟蟲
 誤作蠱 十七年楚公子麇師襲舒庸麇誤作蒙 襄
 十年子蟜曰蟜誤作矯 今伐其師今誤作令 十四
 年士鞅反反誤作及 十七年苟過華臣之門必騁騁

誤作聘 十九年而視不可含含誤作舍 所不嗣事
 于齊者事誤作是 天子令德天誤作夫 二十一年
 樂盈過于周過上多奔楚二字 二十三年邾畀我來
 奔畀誤作卑 二十五年先夫當之矣夫誤作天 井
 堙木刊堙誤作煙 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卒誤作兵
 二十七年父子死余矣余誤作餘 免餘復攻甯氏
 餘誤作余 二十八年重邱之盟未可忘也忘誤作志
 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晏誤作宴 文子使召之召誤
 作君 慶氏之馬善驚馬誤作焉 武王有亂臣十人
 脫臣字 三十年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娶誤作聚

單公子愆期期誤作旗 駟帶追之駟誤作四 昭
元年今武猶是心也今誤作令 二年齊使上大夫送
之送誤作逆 三年少姜有寵而死姜誤作齊 知而
復從復誤作弗 四年恃險與馬馬誤作焉 五年娶
于子尾氏娶誤作聚 君若驩焉好逆使臣若誤作若
九年無囿猶可囿誤作宥 十三年隱太子之子廬
歸于蔡廬誤作盧 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
於宗邱宗誤作宋 二十年余不忍其詢詢誤作詢
取人於萑苻之澤苻誤作符 二十一年心是以感感
實生疾感誤作咸 二十二年士平出奔楚士誤作氏

邊邛爲大司徒邛誤作印 二十五年季公鳥生申申
誤作甲 二十七年入于堀室堀誤作握 定元年榮
駕鷺駕誤作駕 三年及邾子盟於拔拔誤作技 八
年子姑使溷代子代誤作伐 十年駟赤謂侯犯曰赤
誤作亦 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殺誤作弑 蔡昭侯將
如吳蔡誤作葬 十六年與晉人謀襲鄭晉誤作爲
二十三年有不腆先人之產馬馬誤作焉 二十六年
四方其訓之訓誤作順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宣二年以視諸朝視作示
哀十六年此事克則爲卿事下有也字

其續添者 昭二十二年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下添子
朝奔郊四字
春秋公羊傳 隱元年何以名字也名上多一不字
二年婦人謂嫁曰歸嫁誤作稼 三年曷爲或言崩或
言薨脫上一或字 生毋相見死毋相哭毋字並誤作
母死毋誤作母死 六年吾與鄭人未有成也未誤作
未下同 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戴誤作載 桓二
年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脫一有字 隱賢而桓賊也賊
誤作賤 莊十九年此其言遂何脫其字 二十五年
求乎陰之道也陰誤作隱 三十二年狄伐邢邢誤作

刑 僖四年南夷與北狄交誤作北夷 六年此其言
圍何圍下多一者字 二十六年乞師者何脫師字
三十年歸惡乎元咺也乎誤作于 三十三年百里子
與蹇叔子百誤作伯 文四年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
何誤作河 宣十五年然後歸爾爾誤作耳 成十五
年成公幼幼誤作憂 臧宣叔者相也叔誤作公 襄
十四年邾婁人於臧脫人字 十七年春王二月 誤
作三 十九年爲其驕蹇爲誤作或 二十九年許人
子者必使子也人下脫子字 昭九年其言陳大何脫
陳字 定元年立煬宮宮誤作公 四年而憂中國而

誤作其 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殺誤作弑 六年齊國
夏及高張來奔高上多一齊字 十四年顏淵死子曰
子上多一孔字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隱四年隱公曰否作隱曰
吾否 桓六年簡車徒也徒作馬 淫乎蔡乎作于
十一年祭仲者何鄭相也相上有之字 文六年何以
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是月下更有是月二字 宣
六年此非弑君而何而誤作如 十年未絕於我也於
作于 十二年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下於作于
成二年得一貶焉爾一作壹 襄十二年春王正月

正作三 二十九年爾殺吾君殺作弑 昭三十一年
於是負孝公之周愬天子愬作訴 十四年有磨而角
者磨作麿

其先誤而後改者 桓二年此其目言之何目誤作月
閔元年盍弑之矣使弑子般弑並誤作殺 僖十三
年葬陳宣公宣誤作桓 成二年及齊侯戰于鞏侯誤
作師 昭二十五年慶子免君於大難矣脫矣字 皆
卽其誤改之

春秋穀梁傳 隱元年父者何傅也傅誤作傳 四年
弑而代之也代誤作伐 九年所俠也俠誤作挾 莊

七年則是雨說也雨誤作兩下同 僖五年天子世子
 世天下也誤作士子 二十二年春秋三十有四戰脫
 有字 二十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誤作齊侯 文
 二年内大夫可以會外諸侯脫外字 三年王子虎卒
 誤作壬子 宣八年以譏乎宣也譏誤作饑 襄元年
 晉侯使荀營來聘營誤作嬰二年三年同 三年諸侯
 始失正矣正誤作王 六年立異姓以泄祭祀立上多
 一非字 哀元年此該之變而道之也該誤作郊 六
 年入者內弗受也弗誤作不下同 十四年齊侯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僖十七年桓公嘗有存亡

繼絕之功脫公字 文六年處父去境上事事上多一
 之字 成五年帥羣臣而哭之前作率後作帥 其先
 其先誤而後改者甚多不具載 論語 賜也爾愛其羊
 爾誤作女 不知其仁仁誤作 人 子使漆雕開仕
 雕誤作彫 再斯可矣斯誤作思 三人行三上多一
 我字 必有我師焉有誤作得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
 有誤作子 告夫三子三上多一 二字 可與言而不
 與之言脫之字 稱諸異邦曰寡 小君諸誤作謂 何
 德之衰下多一也字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女
 得人焉爾乎爾作耳

人潔已以進潔作絮
 其先脫而後添注者 陽貨篇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爾雅 替戾底廢誤作底底 翻轟也翻誤作颯曰皇
 華也誤作華皇 赫兮咺兮咺誤作烜 是刈是穫
 誤作穫 木謂之虞木誤作本 何鼓謂之牽牛何誤
 作河 澤鳥瓊瓊誤作瓊 葶麻母葶誤作葶 穫藁
 含獲誤作攬 柷州木柷誤作祝 魚尾謂之丙尾土
 添一之字 燕白脰鳥鳥誤作鳥 楊鳥白鷗楊鳥誤
 作鷗 鳶鳥醜鳥誤作鳥 鳥鵲醜鳥誤作鳥 磨大
 磨誤作大磨

王昶總下增蟲字

凡經中二十字皆作廿三十字皆作卅按古詩之文多
 是四言如于三十里三十維物皆四言也則當為三十
 字史記秦始皇刻石如廿有六年維廿九年卅有七年
 則當為廿字卅字今改經文而為廿卅字非矣
 凡經中虎字皆缺末筆作虎虎號號饗饗滂滂箎箎禡禡字皆同
 避太祖諱 淵字皆缺筆作淵淵亦作媪避高祖諱
 世字皆缺筆作世世泄作洩洩緹作綈綈棄作弃棄勸勸葉作
 葉葉涼涼棟棟鞞鞞諫諫疎疎倅倅皆改從云 民字皆缺筆作民民
 作疋疋岷岷作岷岷昏昏緡緡瘡瘡礻礻腎腎愍愍皆改從氏避太宗諱
 亨字皆作亨避肅宗諱 豫字皆缺筆作豫豫避代宗諱

王祖紀下增肫作肫三字

王祖湛下增甚作甚三

字

禮儀志云長慶四年正月禮儀使奏謹按周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太祖之廟而七荀卿子曰有天下者祭七代有一國者祭五代則知天子上祭七廟典籍通規祖功宗德不在其數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為唐公肇基天命義同周之後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育為唐義同周武王其下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功德禮合祀者也太祖高祖太宗凡三廟不祀者也石經虎太祖高祖世民太宗穆代迺德誦順純憲恒穆湛敬等字皆缺筆古志正合頌氏云身

迺字皆缺筆作迺避德宗諱 誦字皆缺筆作誦避

順宗諱 純字皆缺筆作緇避憲宗諱 恒字皆缺筆

作恒避穆宗諱 湛字皆缺筆作湛湛亦作湛避敬宗

諱 乃若高宗諱治中宗諱顯慶宗諱旦元宗諱隆基

文宗諱函皆不缺筆者禮天子事七廟自肅至敬七廟

而高祖太宗創業之君不祧者也元宗以上則祧廟也

故不諱 冊府元龜寶歷元年正月太常寺禮院上言文

宗則今上也古者卒哭乃諱故生不諱 左傳文公宣

公卷字更濫惡而成城字皆缺未筆穀梁襄昭定哀四

公卷儀禮士昏禮皆然此為朱梁所補刻考之宋劉從

公卷儀禮士昏禮皆然此為朱梁所補刻考之宋劉從

公卷儀禮士昏禮皆然此為朱梁所補刻考之宋劉從

公卷儀禮士昏禮皆然此為朱梁所補刻考之宋劉從

公卷儀禮士昏禮皆然此為朱梁所補刻考之宋劉從

公卷儀禮士昏禮皆然此為朱梁所補刻考之宋劉從

公卷儀禮士昏禮皆然此為朱梁所補刻考之宋劉從

公卷儀禮士昏禮皆然此為朱梁所補刻考之宋劉從

公卷儀禮士昏禮皆然此為朱梁所補刻考之宋劉從

公卷儀禮士昏禮皆然此為朱梁所補刻考之宋劉從

公卷儀禮士昏禮皆然此為朱梁所補刻考之宋劉從

公卷儀禮士昏禮皆然此為朱梁所補刻考之宋劉從

公卷儀禮士昏禮皆然此為朱梁所補刻考之宋劉從

公卷儀禮士昏禮皆然此為朱梁所補刻考之宋劉從

公卷儀禮士昏禮皆然此為朱梁所補刻考之宋劉從

公卷儀禮士昏禮皆然此為朱梁所補刻考之宋劉從

公卷儀禮士昏禮皆然此為朱梁所補刻考之宋劉從

公卷儀禮士昏禮皆然此為朱梁所補刻考之宋劉從

公卷儀禮士昏禮皆然此為朱梁所補刻考之宋劉從

又黎持二記但言韓建劉剽移石而不言補刻宋建隆三年劉

從父修文宣王廟記言天祐甲子歲太尉許國公為居

守移太學并石經于此甲子歲昭宗遷維之年許國公

者韓建也元祐五年黎持新移石經記則云舊在務本

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石經委棄于野至朱梁時

劉鄩守長安從幕吏尹玉羽之請輦入城中置于此地

即唐尚書省之西隅也今龍圖呂公領漕峽右以其處

窪下命徙置于府學之北墉而建亭焉二說不同朱

彝尊曰尹玉羽者京兆長安人以孝行聞劉鄩辟為保

大軍節度推官歷雍汴滑兗從事仕後唐至光祿少卿

集五十卷其事散見于冊府元龜惜歐

陽子不為立傳而其書亦不傳于世也然成字缺筆其

為梁諱無疑昔人固未嘗徧讀而博考也詳見鎮東牆

隍記下

五經文字三卷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一百三十五字大

五經考

卷

歷十一年國子司業張參以說文字林兼采漢石經著
爲定體按劉禹錫國學新脩五經壁記曰大歷中名儒
張參爲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于講堂東西廂之壁
辨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正繇是諸生之
師心曲學偏聽臆說咸束而歸于大同積六十載崩剝
汗蠟泯然不鮮今天子尙文章尊典籍國學上言遽賜
千萬時祭酒皞博士公肅遂以羨贏再新壁書懲前土
塗不克以壽乃折堅木負墉而比之其製如版牘而高
廣其平如粉澤而潔滑背施陰關使衆如一附離之際
無迹而尋堂皇靚深兩屋相照申命國子能通書法者

分章揆曰懸其業而繕寫焉此文當作於太和年間自
土塗而木版自木版而石壁凡三易矣乃今石刻其末
曰乾符三年孫毛詩博士自牧以家本重校勘定七月
十八日書刻字人魚宗會其字別體與朱梁所刻相類
而本文不然當是開成中所刻其中有磨改數字者意
自牧所爲也

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六部四百二十一字國子監奏
覆定石經字體官翰林待詔唐元度狀准太和七年十
二月五日勅覆定九經字體者今所詳覆多依司業張
參五經文字爲准其舊字樣歲月將久畫點參差傳寫

相承漸致乖誤今並依字書參詳改正諸經之中別有疑關舊字樣未載者古今體異隸變不同如總據說文卽古體驚俗若依近代文字或傳寫乖訛今與校勘官同商較是非取其適中纂錄爲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附於五經字樣之末奉勅宜依開成二年八月十二日中書門下牒

蜀石經

後蜀主本紀

吳任臣十國春秋

廣政十四年詔勒諸經于石秘書郎張紹文寫毛詩儀禮禮記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古寫周禮國子博士孫逢

陰文子記
冊府元龜周太祖廣順三年
六月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
事田敏獻印板書五經文字
九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策
奏曰臣等自長興三年較勘
離印九經書籍經注繁多
式殊遞傳寫紕繆漸失根
源臣守官膠庠職司較定旁求援据上備雕鐫幸遇聖朝克終盛事播文德於有歲傳世教以無窮謹具陳進是此二書曾有印板而自宋以來學者不言之何也

吉寫周易校書郎周德政寫尚書簡州平泉令張德昭寫爾雅字皆精謹

母昭裔傳

母昭裔河中龍門人後主時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性好藏書酷嗜古文精經術嘗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張德昭等書之刻石於成都學宮蜀土自唐末以來學校廢絕昭裔出私財營立黌舍且請後主鏤板印九經由是文學復盛

成都府學石經堂圖籍記

席益

蜀儒文章冠天下其學校之盛漢稱石室禮殿近世則

石壁九經今皆存焉自孝景帝時太守文翁始作石室至東漢興平元年太守高朕作周公禮殿于石室東圖書邃古以來君臣聖賢然亦有魏晉名流以故世傳西晉太康中刺史張收始畫非也殿有畫自高朕始追收嘗增益之今壁間又有東晉人士蓋收之後繼有畫者不知誰氏也齊永明十年刺史劉悛益以禮家器服制度僞蜀廣政七年其相母昭裔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平泉令張德釗書而刻諸石本朝因禮殿以祀孔子爲宮其旁置學官弟子講習傳授故蜀帥尚書右丞胡公宗愈作堂于殿之東西隅以貯石經益之先人鎮蜀奏秩

文翁高朕于祀典又請樂工於朝教士以雅聲而後領宮之禮樂文物粹然近古自國家三雍之外無與比者鄉者中州陸沉惟蜀賴天子神聖威武得保生聚邑屋而吏視軍賦爲急春秋釋奠守者不親行敕下吏攝事以故風雨鳥鼠之虞不至鬻舍蓋自東漢興平元年歲在甲戌始作禮殿逮我宋紹興六年丙辰歷年六百七十有三其間僞蜀刻石經之歲是爲晉開運甲辰至是一百九十三年矣益實受命盡護全蜀兼行太守事茲歲八月諏日在丁郡文學藏儀吏以不圯板築之功雖垂軒皇之衣裳舞有虞之干羽自當功成於理外如其

不然則伏湛行鄉射於東京征伐之間王導興學校於江左草創之始是真迂濶矣或者聞此而猶未喻吾將賦子衿之三章悲原氏之將落也尙友君子者知此心哉紹興七年記

石經始末記

范成大

石經已載前記晁子正作者異而爲之序考異之作大抵以監本參校互有得失其間顛倒缺訛所當辨正然古今字畫雖小不同而實通用耳考異并序凡二十一碑具在石經堂中子正之序曰鴻都石經自遷徙鄴雍遂茫昧于人間至唐太和中復刊十二經立石國學而

唐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與其僚校諸經鏤之板故今世六經之傳獨此二本爾按趙清獻公成都記僞蜀相母昭裔捐俸金取九經琢石于學宮而或又云母昭裔依太和舊本令張德釗書國朝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高穀梁赤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間席文獻又刻孟軻書參焉今攷之僞相實母昭裔也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德釗書周易辛亥歲楊鈞孫逢吉書尙書周德正書周禮孫朋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詳觀其字畫亦必爲蜀人所書然則蜀之立石蓋十經其書者不獨德釗而能

石經考
盡用太和本固已可嘉凡歷八年其石千餘昭裔獨辨之尤偉然也公武異時守三營常討國子監所模長興板本讀之其差謬蓋多矣昔議者謂太和石本校寫非精時人弗之許而世以長興板本爲便國初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用然有訛舛無由參校判知其謬猶以爲官旣刊定難於獨改由是而觀石經固脫錯而監本亦難盡從公武至少城寒暑一再易節暇日因命學官讐校之石本周易說卦乾健也以下爲韓康伯註略例有邢璣註禮記月令從唐李林甫改定者監本皆不取外周易經文不同者五科尙書十科毛詩四十

七科周禮四十二科儀禮三十一科禮記三十二科春秋左氏傳四十六科公羊傳二十一科穀梁傳一十三科孝經四科論語八科爾雅五科孟子二十七科其傳注不同者尤多不可勝記獨計經文猶三百二科迹其文理雖石本多誤然如尙書禹貢篇雲夢土作乂毛詩日月篇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左氏傳昭公十七年六物之占在宋衛陳鄭乎論語述而篇舉一隅而示之衛靈公篇敬其事而後食其祿之類未知孰是先儒有改尙書無頗爲無陂改春秋郭公爲郭亡者世皆譏之此不敢決之以臆姑酌存之亦鐫諸樂石附於經後不誣

石經考
將來必有能考而正之者焉子正又刻古文尙書于堂而爲之序曰自秦更先代法制以來凡曰古者後世寥乎無聞書契之作固始於伏羲然變狀百出而不彼之若者亦已多矣尙書一經獨有古文在豈非得於壁間以聖人舊藏而天地亦有所護不忍使之絕晦中間雖遭漢巫蠱唐天寶之害終不能滅蝕今猶行於人間者豈無謂耶況孔氏謂尙書以其上古之書也當時科斗旣不復見其爲隸古定此實一耳雖然聖人遠矣而文字間可以慨想則古書之傳不爲浪設子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因得此古文全編於學宮廼延士張宸倣

呂氏所鏤本再刻諸石是不徒文字足以貽世若二典曰若粵學之類學者可不知歟嗚呼信而好古學于古訓乃有獲蓋前牒所令方將配孝經周易經文之古者同附于石經之列以故弗克第述一二以示後之好識奇字者安知世無揚子雲時乾道庚寅仲夏望日序

石經周易 周易略例其三十卷晁公武讀書志

此僞蜀廣政辛亥孫逢吉書廣政孟昶年號也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註畧例有邢璣註此與國子監本不同者以蜀印本較邢璣註畧例不同者又百餘字詳其意義似石經誤以無他本訂正姑兩存焉

按辛亥廣政十三年也當周太祖廣順元年

石經尙書十三卷

此偽蜀周德真書經文祥字皆缺其畫亦闕民字之類蓋孟氏未叛唐時所刻也以監本較之禹貢雲土夢作又倒上夢字盤庚若網在綱皆作綱字沈括筆談曰雲土夢作又太宗時得古本因改正以綱爲綱未知孰是按蜀中石經皆廣政中所刻晁氏旣知易經刻于廣政何言書經刻于孟氏未叛時耶豈知祥自諱其名子昶反不當諱父名耶宋史田敏傳言唐明宗命敏較刻五經敏私智自用改若網在綱爲若

綱在綱則蜀中所刻固用田氏監本也

石經毛詩二十卷

此偽蜀張紹文書與禮記同時刻石

石經周禮十二卷

此偽蜀孫朋吉書以監本是正其註或羨或脫或不同至千數

石經禮記二十卷

此偽蜀張紹文所書不載年月經文不缺唐諱當是孟知祥僭位之後也首之以月令題云御刪定蓋明皇也林甫等註蓋李林甫也其餘篇第仍舊議者謂經禮三

百曲禮三千毋不敬一言足以蔽之故先儒以爲首孝明肆情變亂甚無謂也

石經左氏傳三十卷

此不題所書人姓氏亦無年月按文不缺唐諱而缺祥字當是孟知祥僭位後刻石也

石經論語十卷

此僞蜀張德鈞書缺唐諱立石當在孟知祥未叛之前其文脫兩字誤一字述而第七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上又有我字衛靈公第十五敬其事而後其食作後食其祿與李鶚本不同者此也

宋

宋史趙克繼傳

趙克繼秦王廷美曾孫善楷書尤工篆隸仁宗時詔與朝臣分隸石經仕至定武軍節度觀察留後謚章靖

宋史謝飴傳

謝飴字不疑丹陽人舉進士爲上元主簿會國子監立石經以飴善隸召爲直講終龍圖閣學士

宣和書譜章友直傳

章友直字伯益閩人工玉箸篆法嘉祐中與楊南仲篆石刻于國子監時人稱之

宋史藝文志

楊南仲石經七十五卷

金史劉彥宗傳

天會中大舉侵宋劉彥宗謂宗翰粘罕宗望幹离曰昔蕭

何入關秋毫無犯惟收圖籍遼太宗入汴載路車法服

石經以歸皆令則也二帥納之

按宋代石經不大彰於世或疑其未必成書然考

趙克繼謝飶章友直諸傳明載其事而藝文志又

言楊南仲石經七十五卷則此書業已告竣何當

時稱述者寥寥耶觀金史劉彥宗說二帥語意者

此石經果為金人攜去耶夫唐之石經時人譏其

蕪累而至今猶存宋之石經出諸各人之手必有

可觀而反不獲傳於世豈不深可惜哉 唐石經

止楷書一體其石刻在今西安府學宋石經集當

時善篆隸者分書必用篆隸二體乃後人皆不獲

見而金人亦鮮有語及者豈此刻遭汴京之覆竟

毀壞無餘耶

又按漢魏石經俱在洛陽其後由洛陽遷鄴下由

鄴下遷長安無在汴梁者況至唐時損壞已盡安

得石晉時尚存若唐之石經刻在長安至今完好

亦未始移至汴梁不知德光所移者何物也豈彥宗但得之傳聞未嘗實有其事耶或所載者乃他石刻而非石經耶且汴梁之建都始自朱梁梁有國日淺唐滅梁徙都于洛晉纂唐復都于汴僅十二年而亡汴原非帝王舊都而石經實不在其地則彥宗之說二帥雖千古美談其事猶在疑信之間也

石經公羊傳十二卷

晁公武讀書志

皇朝田况皇祐初知成都日刻石國史藝文志云偽蜀刻五經備註傳為世所稱以此觀之不應無公穀豈初

有之後散毀耶

石經穀梁傳十二卷

此傳後不載年月及所書人姓氏按文不缺唐及偽蜀諱而缺恒字以故知刻石當亦真宗以後意者亦是田况也

石經孟子十四卷

皇朝席旦宣和中知成都刊石寘于學宮云偽蜀時刻六經于石而獨無孟子經為未備夫經大成于孔氏豈有關耶其論既謬又多誤字如以嘖嘖為類不可勝記

元史申屠致遠傳

世祖至末中爲杭州總管府推官西僧楊璉真加作浮屠於宋故宮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基致遠力拒之乃止

續通鑑綱目

至元二十五年二月毀宋故宮爲佛寺 從桑哥及楊璉真加言凡宋宮殿郊廟悉毀爲寺復欲取宋高宗所書九經石刻爲浮屠基推官申屠致遠力拒止之

資治通鑑王宗沐宋元通鑑並同

杭州府志

藝文志金石刻類石經宋高宗御書 禊志高宗嘗御

書六經賜國子監又以石本賜諸州學校翰墨稍倦卽命吳侯憲續書人莫能辨

石經唐明皇孝經註

卷一 陳振孫書錄解題

此今世所行本始刻石太學御八分書未有祭酒李齊古所上表及答詔具宰相等銜名實天寶四載號爲石臺孝經乾道中蔡洗知鎮江以其本授教授沈必豫熊克使刻石學宮云

石刻佛經記

天保二年

太原縣之西五里有山曰風峪風峪之口風穴存焉相傳神至則穴中肅然有聲風之所從出也愚者捧土塞

石經考
唐明皇御書孝經
金石錄唐明皇注孝經四卷
四載九月八分書現猶在

石經考
穴建石佛于內環列所刻佛經凡石柱一百二十有六
積歲既久虺蝎居之雖好遊者勿敢入焉丙午三月子
至其地率土人燎薪以入審視書法非近代所及徘徊
久之惜皆掩其三面未獲縱觀其全也由唐以前書卷
必事傳寫甚者編韋續竹截蒲緝柳而浮屠之言亦惟
山花貝葉綴集成文學者於時窮年筆札不能聚其百
一難矣石經肇自蔡邕歲久淪缺至唐鄭覃周墀復勒
於京兆後唐長興中始更傳寫爲雕印舍至難而就至
易由是書籍日以盛顧世之學者忽其易反或東而不
觀何與豈其所謂曰盛者乃其所以衰與北朝之君臣

崇奉釋氏故石刻經像在處多有予友太原傅山行平
定山中誤墜崖谷見洞口石經林列與風峪等皆北齊
天保間字而房山石經刻之自隋甚矣其法之蕃熾也
今佛宮所棲少者百人多至數千然通其盲者率以語
言文字爲無用見講說佛經往往鄙置不屑嗚呼佛之
說雖戾於聖人之言要皆彼國中之先生長者也旣用
其法盡棄其先生長者之言果何如哉九經之文存西
安府學儒者雖不能盡觀而得之者咸知愛惜至風峪
所藏其徒雖繁莫有顧焉者矣是則釋氏之無人不尤
甚于晉道之衰也夫傅山聞之曰然遂書以爲記

附 板刻之始

後唐明宗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與其僚較諸經鏤之板

晁公武石經考異

予嘗討國子監所模長興板本讀之其差謬蓋多矣昔記者謂太和石經授書非精時人弗之許而世以長興板本爲便國初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用然有舛訛無由參較判知其謬猶以爲官旣刊定難於獨改由是而觀石經固脫錯而板本亦難盡從也

宋史田敏傳

田敏鄒平人後唐天成中官屯田員外郎兼太常博士奉詔與馬鎬等同校九經歷仕晉漢周至少傅工部尙書致仕卒于宋開寶四年敏初使湖南路出荆渚以印本經書遺高從誨從誨謝曰祭酒所遺書僕但能讀孝經耳敏曰讀書不必多十八章足矣因舉諸侯章諷之從誨大慙敏雖篤於經學亦好穿鑿所校九經頗以獨見自任如改尙書盤庚若網在綱爲若網在綱爾雅檝木槿注曰日及改爲面及如此類甚衆世頗非之

趙明誠金石錄

後唐汾陽王真堂記李鶚書鶚五代時仕爲國子丞九

經印板多其所書前輩頗貴重之余後得此記其筆法
蓋出歐陽率更然窘於法度而韻不能高非名筆也

陳振孫書錄解題

九經字樣一卷唐沔王友翰林待制唐玄度撰以補張
參之缺者予昔宰南城出謁有持故紙粥于道右乃古
京本五代開運丙午所刻也晉出帝開運三年遂為家藏書籍
之最古者

宋史藝文志

周顯德中始有經籍刻板學者無筆札之勞獲睹古人
全書

十國春秋母昭裔傳

母昭裔仕後蜀為左僕射同平章事性嗜藏書精經術
常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張德釗書之刻石於成都學宮
蜀土自唐末以來學校廢絕昭裔出私財營學宮立黌
舍請後主鏤板印九經由是文學復盛又令門人句中
立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刻板行之後蜀平
子守素齋至中朝諸書遂大彰於世五代史補云昭裔
微賤時借文選于

友人其人有難色昭裔憤曰異
日若貴當鏤板行之果踐其言

按五經之鏤板宋史謂始于周顯德不知唐長興
晉開運已先有之世言馮道始鏤板官鬻于市蓋

射利也其射利未可知而剗始之功實被於萬世
獨怪秦漢以來其文字已知刻石何故不知鏤板
然自鏤板之後書籍日多人以其得之易也反置
之不觀而淫詞蕪說不可傳世者亦率災我梨棗
此又板刻之害也

享和二年刊

官版書籍發行所

東都橫山町壹丁目角

御書物師

出雲寺萬次郎

平山堂圖志

全四冊

唐宋千家詩選

全四冊

敬業堂詩集

近刻

官版書目解題略

近刻

